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管子卷十四

唐　房玄齡　註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囿坻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

也淖和也垢穢也惡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刺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

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楝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温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揜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人為符瑞九德之故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疑類口所嚼食也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

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

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

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謂下谷不徙水不絶之也

謂涸川水有時而絶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絶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

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

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絛溢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

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水清不雜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欲不汚穢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

之哉漫漫曠遠執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

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貿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

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悦長嬴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獘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獘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來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

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絶芉蹇拔也芉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絶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陽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欝熱歊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遺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

故行息實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主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

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袒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

秋陰陽適中故為辰 其時曰秋（秋擎也時物成熟擎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業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

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長路博塞邪故禁之）圍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

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恬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怨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太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罰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獨孤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

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

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

生德法道則氏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進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

地也衔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己下可謂明天子修槃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槃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陽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

以日次陽之所以爲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 已合而有常 神既合聚而響祐則風雨得其常也 有常而有經 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 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 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 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則物理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 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 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歷以視其離 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歷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 通若道然後有行 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

然後所行不失也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可謂理之至也 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 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 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 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

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

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皃菱茨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亡傷緥褓緥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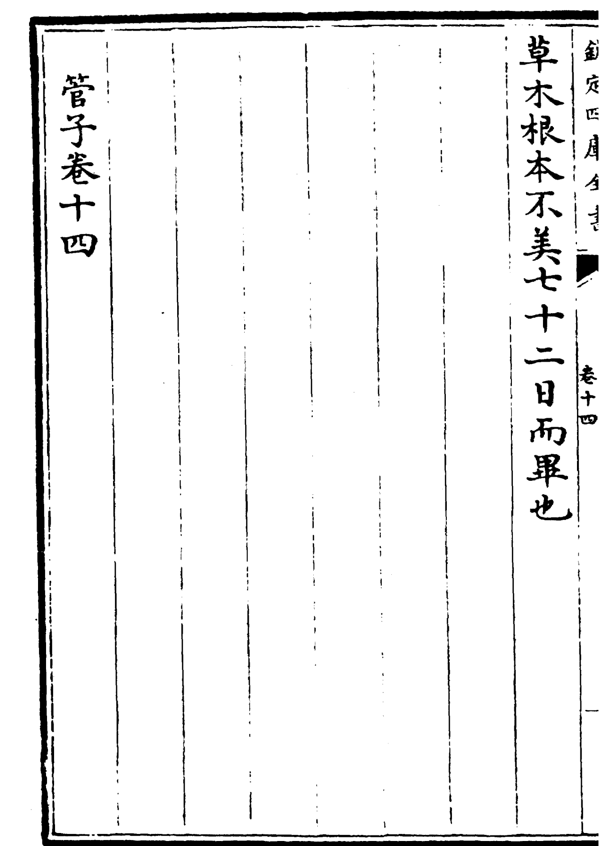
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藏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

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適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圄圉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

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進禁也羣

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掴數剸竹箭言數剸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貧天地之所閉藏也貧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潰也𦟝婦不銷弃𦟝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

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歛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殰䐗婦銷弃



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十四

管子卷十五

唐 房玄齡 註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之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減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亢

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

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

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

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

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

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失度者則為客也

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

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甚殺以逆之

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微應無從己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

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容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容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

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羸羸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

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謙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

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發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

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貿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

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人命不失也故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

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敬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政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

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八

九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

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

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

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謀安姦言安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

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黄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黄帝無為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閒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

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歛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貲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拔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

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

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

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之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包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

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

咸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以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顏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

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

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

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

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禀故滅）出而道留謂之壅（中道而留止故曰壅）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

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朋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貲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

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

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

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

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喜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

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

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

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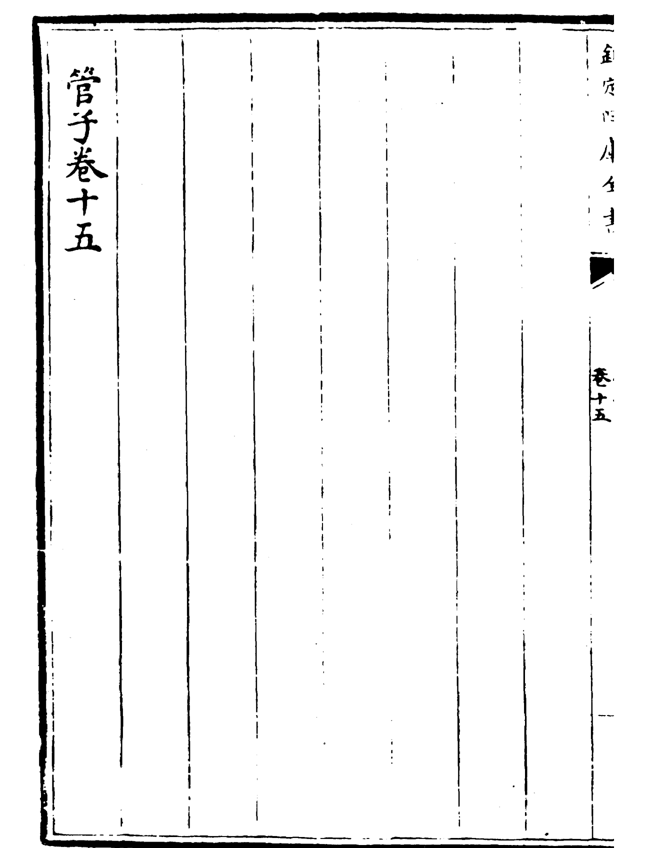
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傜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足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

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　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　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

雖農亦道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亾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

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弃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

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甃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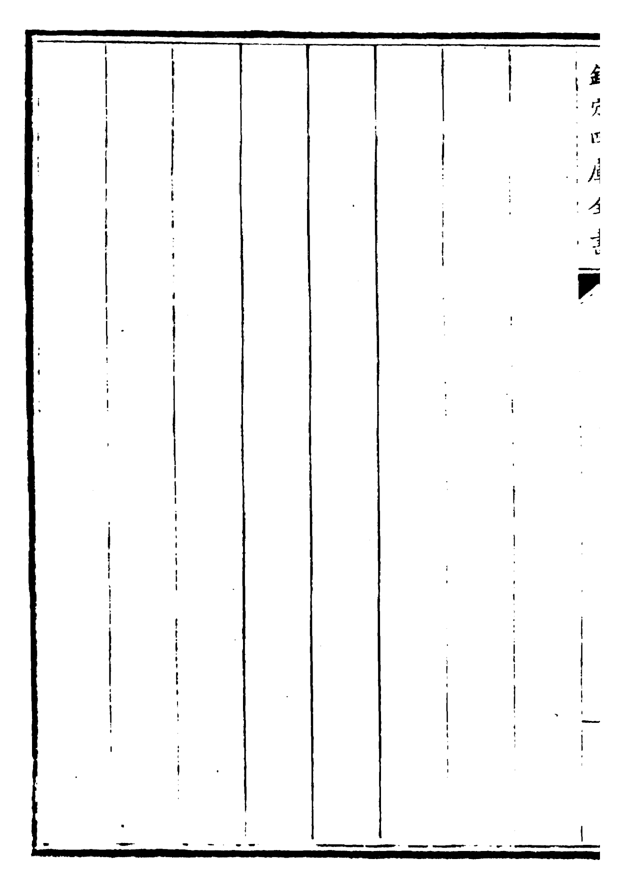
管子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三頁前七行版法形勢之屬刊本脱形字據本書增

第三頁前八行則劉向編校之日刊本訛作劉向編校之由曰今改

卷十四第九頁前七行我既誠信刊本誠訛誠今改

卷十五第十三頁後一行出而道留謂之壅刊本壅作擁據卷二十一明法解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管子卷十六
　　　十七

管子卷十六

唐 房玄齡 註

内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在

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充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

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令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居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

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隂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静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静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人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静然後能定必正静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

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任事)然則

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心理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官亂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除官貲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往來不能思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也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

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

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能生氣故為氣淵則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不逢外完

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
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
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
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
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
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
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

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過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爲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知思索其生自慢易生憂疏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

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養成其形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

和之情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忿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旣平且正獨擅於胷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

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合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

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當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其細躁則逝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

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名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

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

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絶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

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之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

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適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

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

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役之苦）者鶩距（鶩疑也距止也間役煩則疑而止也）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

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

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名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

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遵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

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録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刼執也弑謂弑覩也君之國

岋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

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少實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

君顔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繞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内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内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胡絹切目摇也乎何其孺子也

眗眗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二十年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

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

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毁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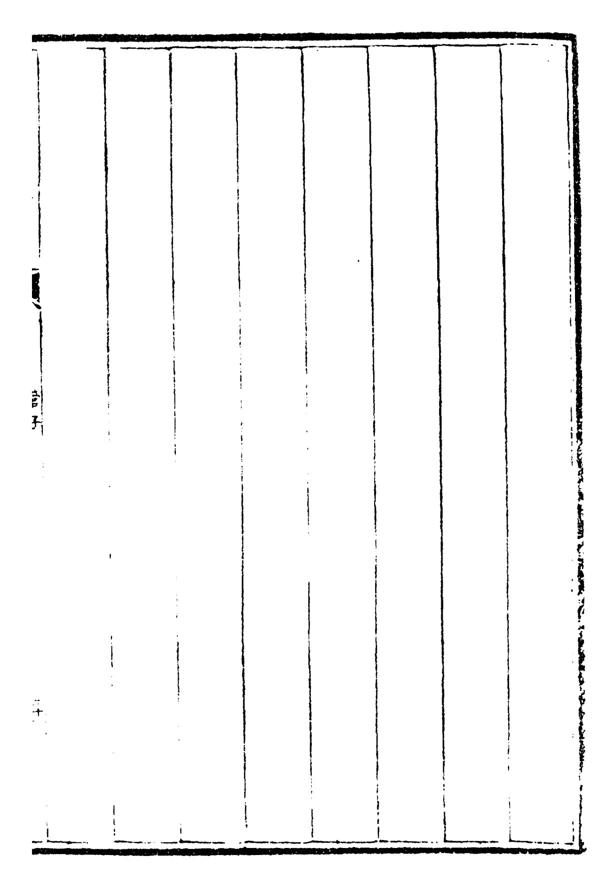
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寡賤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寧子其欲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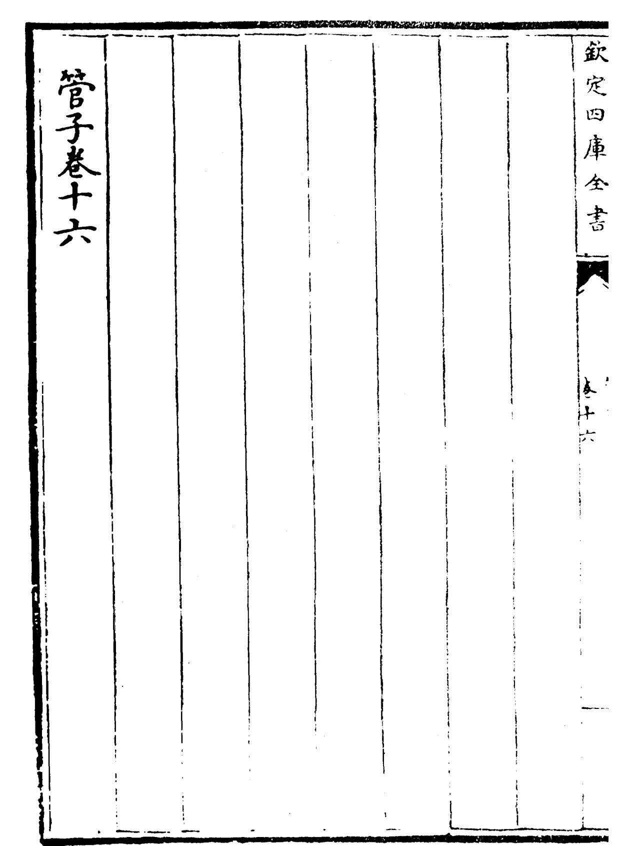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

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

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十六